

霸权兴衰

[加] 梁鹤年

[作者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地域规划学院院长与教授（荣誉退休）]

【内容提要】

西方这几百年的霸权有西班牙、法国、英国和现今的美国。兴衰的周期大约 130 年。分“起”、“承”、“转”、“衰”四阶段。美国正踏上“转”的阶段。每个霸权在被取代之之前必有另一个势力先把它拖疲，然后才被下一个霸权推倒。“好战伊斯兰”极可能会耗竭美国国力。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会决定中国的世界地位。

西方文明近 500 年经历 4 个“全球”霸权，从西班牙到法国、到英国、到美国。霸权交替都好像有 130 年左右的周期，分“起”（国力充实期）、“承”（国势巅峰期）、“转”（国运逆转期）、“衰”（国祚衰落期）四个阶段，也就是 4 代人，每代约 30 年。美国之后，霸权归谁？

先从西班牙说起。在封建过渡到现代的 16 世纪，它是西方最大、最强的霸权，从兴到衰是 129 年（1519—1648）。

“起”：37 年（1519—1556）

西班牙国王查理 1516 年登位，翌年爆发宗教改革。1519 年，他取得神圣罗马帝国帝位。除英、法、葡、俄、瑞典外，以他为首的哈布斯堡世族拥有差不多整个欧洲。1546 年更在海外属地墨西哥与秘鲁发现大量金、银。到 1556 年让位给儿子腓力二世时，国力达到顶峰。

“承”：32 年（1556—1588）

为压阻新教在荷兰发展，挑起劳民伤财的 80 年之战（1568—1648）。犀利的西班牙陆军战无不胜。1580 年更意外的兼领葡萄牙（1580—1598）。为惩罚英国助荷抗西于 1588 年发动无敌大舰队进犯英伦。

“转”：30 年（1588—1618）

无敌大舰队断翼而归，但国力未衰。国外树敌众多（英、法、俄），国内天灾频频，屡次破产。

“衰”：30 年（1618-1648）

脓包的腓力三世改变国策，连结奥地利挑战法国，引发全欧洲的 30 年之战（1618—1648）。初时仍是胜多败少，但国家再度破产。蛰伏多时的法国奇兵突出，于 1643 年罗克鲁克一役彻底击溃西班牙。筋疲力尽的西班牙于 1648 年签下丧权辱国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，结束霸主地位。

法国霸业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（1648）开始到法国大革命（1789）结束，从兴到衰共 141 年。

“起”：19 年（1648—1667）

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定时，路易十四才 10 岁，在母后摄政、名相扶持下，内部集中王权，外面树立国威。稍后，路易更改革财政，整顿军队，到 1667 年决定对外用武。

“承”：46 年（1667—1713）

路易十四好大喜功，在位期发动三场大战，一直打到 1713 年。领土没有大的增加，但国威大盛。绝对君权成为欧洲政治模式。

“转”：43 年（1713—1756）

路易十四多年征战，法国外强中干之象渐露。绝对君权强化了中央，但也截断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与权力链带。路易十五才干不高，野心却大，国内挥霍，国外生事，终引发全球性的 7 年之战（1756—1763）。

“衰”：33年（1756—1789）

7年之战法国被英国与普鲁士大挫。路易十六于1774年登位时继承个烂摊子，民穷财尽、王权式微。他力图改革，虽有点成绩，但路易王朝已病入膏肓，1789年响起革命号角。

此后的20多年是法国的大抽搐、欧洲的大抽搐，先有法国内部的恐怖统治，继是威胁全欧的拿破仑。欧国法国7次围攻，终在1815年滑铁卢一役把他彻底击溃、流放。英国霸业此时开始，到“二战”结束，无落日的大英帝国告终，从兴到衰刚130年（1815—1945）。

“起”：38年（1815—1853）

工业革命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使英国得以先拔头筹，一枝独秀，直到1850年代，也就是亚里米亚战争（1853—1856），欧洲诸国才赶上。

“承”：27年（1853—1880）

19世纪中叶，诸国经济竞争激烈，英国率先把经济增长手段从生产转向投资，特别是海外投资。从1870年代中，特别是迪斯累里为首相的期内（1874—1880），更开始建军来维持庞大的海外帝国。

“转”：34年（1880—1914）

全欧进入军事竞赛，特别是刚统一的德国（1871）更想在国际舞台上扬名立万。抢夺巴尔干与瓜分非洲是“一战”（1914—1919）的导火线。

“衰”：31年（1914—1945）

“一战”使战败的德国有被屈辱之感，希特勒乘虚而入，德国人拥抱纳粹的极端国家主义，战火再起。英国其实乏力再战，但在德国不停挑衅、美国极力资援的情况下，“二战”（1939—1945）开启，英国惨胜，世界霸主地位旁落美国。

美国在“二战”虽然参战，但战场不在本土。别人颓垣败瓦，战债累累，美国却发了大财，大萧条以来一直拖延着的失业问题也因生产军需而获解决。布灵顿森林协议和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通货使美国一跃而为“自由世界”盟主。

“起”：35年（1945—1980）

“二战”结束，美国经济实力冠全球，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引发出一连串的地区性战争，特别是韩战（1950—1953）与越战（1955—1975），美国都占不了便宜。到1970年代下半期更有能源危机。美国在摸索它的霸业所在。

“承”：28年（1980—2008）

里根登场（1981—1989），改变战略，发挥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：钱与消费，一举击败苏联。美式经济与政治被视为人类最高成就，直到全球金融危机（2008）。

看来，美国去上“转”的阶段。怎样转？霸权盛衰的周期逻辑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值得留意。

每一个霸权在被下一个取代之前，一定先被某些力量拖疲，然后才被一推而倒。拖西班牙的是荷兰（80年之战），拖法国的是普鲁士（7年之战），拖英国的是德国（“一战”和“二战”）。荷兰、普鲁士、德国都没有成为世界霸主，都是为他人做嫁衣。如果中国不扮演破坏者的角色，那么拖垮美国的会是谁？

很有可能是“好战伊斯兰”。这十年来美国用在反恐和打恐的资源是惊人的，非但消耗人力、财力，更使美国人胆战心惊，杯弓蛇影。美国对内、对外政策已有失措之感，下去只会越弄越糟。

“好战伊斯兰”与美国是不能妥协的。它鄙视美国的自由，特别是性道德的败坏；仇视美国的资本，特别是经济的剥削；更要命的是它认定美国是世仇以色列的后台老板。真的，美国的后台确是遍布全球而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亲以色列犹太人，而这些犹太人最重视的却就是自由与资本，因为这些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保证，道理如下。过去2000年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，到处流徙。今天虽然有了以色列，但大部分仍是寄居别国。他

们有高傲的民族性，与别人格格不入，必须人家容忍才能生存。自由社会意味他们有生存之所。自古以来，犹太人最懂以钱赚钱，从过去的高利贷到今天的金融产品，但这也是他们使人又羡又嫉的根源，因此他们必须在人人拜金的社会里才能真正立足。资本主义意味着他们有立足之地。

看来，“好战伊斯兰”问题的因果链带很复杂。“好战伊斯兰”仇恨美国是因为美国代表了腐败人心的自由、残酷剥削的资本、狂妄霸道的以色列。可是，以色列却是全球（特别是美国）犹太人的命根子，而犹太人既依附于自由与资本的美国，又同时是美式自由与资本的支柱与尖兵。美国不能没有全球犹太人的资本，但全球犹太人不会放弃以色列。中国不能招美国之怒，也不能结“好战伊斯兰”之仇。因此，中国与“好战伊斯兰”不能为敌，也不能为友，因为为友就会招美国之怒。非敌非友是很难维持的，因为这不是决定于自己的想法，是决定于人家的看法。

“好战伊斯兰”是一小撮，但它底下是结合超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伊斯兰国家。它们或多或少会支持、认可、同情、了解“好战伊斯兰”的因由与动机。伊斯兰国家对自由有一定的保留，对资本有不一致的看法，但对以色列问题则有基本的共识，分别只在较温和或较激烈。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和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会决定我们在美国与“好战伊斯兰”相互纠缠中是殃及的池鱼还是得利的渔翁。

在对以色列的立场上中国要同时考虑美国和伊斯兰国家。伊斯兰国家的心我们要“力争”，美国的怒我们只须“稍避”就可。美国对以色列的立场主要是看美国犹太人的心态。老一代犹太人保守，但新一代（特别是与美国人通婚后）对以色列的感情走向两个极端：激情和冷漠。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（包括巴勒斯坦问题）的取向会决定美国政府的立场。还有一点，美国政府四年一任，而美国人民极善忘，短期利弊往往遮盖了长期考虑，所以政策是很摇摆的。因此，中国在以色列的立场上的软或硬可以见机行事。但是在考虑伊斯兰国家关系时就要有坚定方向了。伊斯兰文化记性很长而且敌友分明。它们对以色列的立场倾向负面（或多或少），因此，我们对以色列的立场必须坚持中立，不然就会惹上“好战伊斯兰”之怒。

中国也有自己的防恐、打恐，但是在国际上，必不能与美国共同进退。第一，我们对恐的定义和对象与美国不同；第二，我们防与打的手段与美国不同。但如果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良好，“好战伊斯兰”不会惹我们。它是惹不得的，就让美国去惹吧。

积极的一面，与伊斯兰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会帮助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做主角。做主角要有“粉丝”。美国做霸主是因为全世界都是它的“粉丝”，虽然对它有很多批评，但谁不想学习它。美国不会是我们的“粉丝”，欧洲也不会，剩下来就是第三世界国家，而第三世界国家很多就是伊斯兰。中国有它们做“粉丝”就有了做主角的本钱。伊斯兰“粉丝”有其特性，它们不认同西方的率性“自由”和“资本”剥削。我们有没有可以吸引它们的“有节制的自由”和“少剥削的资本”？如果有，它们会很乐意做我们的“粉丝”，学习我们、亲近我们。“粉丝”多了就可以当主角了。